



C 91716

第十一回

遇萍踪英雄雙結義

報兇情郎勇兩傷心

却說當日劉電見那慟哭的人模樣貌非常遂分開衆

人問道老兄尊姓大名這死者却是何人如此悲慟那

人見問住了哭看見劉電氣宇軒昂丰神雄偉便叉手

答道在下姓殷名勇家住荻浦這是我老母數日前同

小妹渡江探親未回及至從親戚家回來竟不知去向

因此分頭找尋不意遭此慘變如今小妹尚無下落諒

來必無生理一邊說着又大哭起來劉電道可傷可傷

這也是大數難逃如今幸得尋着令堂尊尸急須買棺

卷之三

盛殮免得暴露然後再去找尋令妹下落

極是緊要之事

殷勇

道正是只因去家尚遠所帶盤費不多只好權為掩蓋

到家備辦棺衾前來盛殮苦不能分身看守說畢流淚

不已

情事通真

劉電道且免傷悲此事容易商量且同到小

舟少敘

胸中已有成見

因挽了殷勇的手

英雄識英雄一見便十分親愛

同下

船來殷勇便問客長尊姓大名家鄉何處今欲何往劉

電道小弟姓劉名電字漢昭祖籍江西吉水人氏亦與

老兄同病相憐只因上年老父往山東貿易病故在沂

水地方今特前往搬取靈柩

寫二人事跡相類意氣相投為結義立案

所帶

盤費雖不甚多尚可少為分贈以助棺木之費老兄幸

勿嫌襄殷勇道且住在下雖在窮途遭此慘變去家不遠尚可竭力措辦卽不能分身看守母尸尚可雇人自代客長千里往返正須多帶盤費以備不敷豈可分贖

與我斷不敢領

亦是至情並非假意

劉電道弟自有處老兄不必

爲我過慮因向包裹裏取出白金十五兩

丈夫重意氣何用錢力爲

遞與殷勇道因在客途不過少爲相助幸勿見怪殷勇見他慷慨仗義出於至誠料他是個少年豪傑不是尋常之輩因不好推却便接受道萍水相逢極承高誼

入寫劉電令我亦感激不盡當圖後報今爲老母之事敢不拜謝就倒

身叩拜劉電卽攬住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我看老兄

卷之三

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必非風塵久困之輩不知現今作

何事業

情義深重意欲一問

殷勇道在下孤窮一身依傍叔父在

京口西門橋做些小本經營不過爲餬口之計倘日後少有生機定當圖報大德劉電道小事不勞在意只是

這小本經營豈是吾兄安身之計現今江浙兩省制憲

爲倭寇時常出沒海濱肆行屠毒沿海州郡多被劫掠

已經奏聞請招募勇壯以備倭患現今奉旨准行

爲此一事

便生出後回詩

老兄何不前往投充借此以圖上進之

多絕妙文章

階寫劉電極愛殷勇故有此深談雖是寫殷勇道在下

久有此意只因老母在堂不敢遠離如今遭此變故子

然一身歸去卽當稟明叔父前往投充劉電執着殷勇

的手道此正壯士立功之秋不可錯過機會

英雄得意語壯士落

魂語感慨

悲涼都有弟今日欲與老兄結爲異姓弟兄日後甘苦

相共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寫劉電深愛殷勇似恐遲則失却故急欲結拜拉住一手

不放思之令人失笑若宰相得能如此愛賢便是第一賢宰相此并寫出好劉電也

殷勇道在下

寒微怎敢相扳

是血性語不是虛謙

劉電道我輩結交豈肯落世

情俗套一言爲定生死不移何必謙讓

此亦人口頭語不知何故我欲

墮殷勇道旣蒙不棄卽當從命劉電大喜安得各敘年

庚劉電却長殷勇三月合當爲兄兩人就在船中對天

八拜各矢丹誠倘若負心有如此日

抵過無數誓詞所謂脫盡俗套也

卷之三

桃園結義時亦是如此

拜畢起來殷勇復與劉電拜了四拜劉電

受了兩拜當下卽以兄弟相稱

遂心快意

便道賢弟此時天

色尚未晌午可作速上岸脩辦棺衾之事倘有不敷兄

當一力完備

真好弟兄

因取一條单被令殷勇將老母尸首

蓋住

是愚兄在此看守何等情意令人感激

今日且不開船與吾

弟相聚一宵明日早行殷勇應諾卽上岸到鎮市上來

原來此地是個臨江大鎮水陸馬頭各色貨物俱備殷

勇就盡其所有買了一口漆端止的現成棺木并棉布

衣裙被褥首帕等件

周到

又買了一副三牲等物到來交

與船家整治又賃了些蘆蓆紗杆雇人搭了個小小棚

廟以蔽天日。是這些岸上人家都知此事。見這過客如此仗義也。都前來相帮動作。不一時將棚廠搭就。把棺木抬入其中。殷勇卽將母尸抱放棺蓋之上。又雇了兩個老婆子來。將母尸濕衣盡行更換。整理頭髮。將首帕包好。先將棺內鋪墊完好。自將母尸抱入。止不住又放聲大哭。了一場。然後蓋棺釘好。這沿江里許。却有一座古圓覺寺。傍邊空地甚多。這岸邊居住的人都道。這寺傍空地多有棺木寄放。我們同去對住持說聲。就好在那裏揀個高阜些的所在寄放。日後好來搬取。安頭棺緊事却出於衆人之口極妙省筆殷勇道。多承列位指教。因卽同衆人

卷之三

來向住持說明。隨卽將棺木抬往揀了一塊高阜之地。下面用磚石攔起。然後把棺木安放穩當。回到船上。取了三牲酒飯。并金銀紙錠。到棺前祭奠。又不禁大哭。一場。劉電亦同往拜奠畢。殷母得英雄拜奠亦當含笑焚化了。冥鏢然

後拜謝了衆人。卽將三牲送與衆人拏去。完結衆人無筆不到一

同歸舟。已是傍晚時分。可見忙了大半日劉電已先叫船家買

了些酒肴。在船對殷勇道。今日本不當勸吾弟飲酒。食肉。但大丈夫處世。須知反經從權。保重此身。以爲日後大用。倘有進步。自可光及九泉。不必拘此小節。今日我弟兄幸聚。目共飲數杯。少解愁苦。原來這日殷勇竟不

曾吃得午飯此時事畢方覺腹中饑餓便道兄長之情

生死感激我亦感激何况殷勇當下兩人對飲各訴心胸十分敬

愛直談到半夜後纔各就寢俱和衣而睡殷勇因說起

這江中近日多有歹人出沒且聞有沿江盜賊之徒暗

通倭線以此來往客商甚是耽險兄長本領固然不懼

還須小心提防纔是劉電口中答應已覺酒多便漸漸

睡熟這殷勇因常在江湖上行走諸事留心翻來覆去

竟不敢睡着看看挨至東方漸白正值順風船家起來

卽欲開船此時劉電已醒起來對殷勇道愚兄所言之

事賢弟急須進步不可失此機會倘有好音務寄一信

卷之三

與我以免天涯懸念因各說明住居此亦臨別常語我讀之只欲墮淚何

也殷勇又囑道哥哥此去孤身作客於路千萬留心保

重我計算哥哥往返程途不過兩月便可搬取伯父靈

柩回來必由水路弟至期當在儀真口俟候哥哥劉電

道兄弟不必你只去幹你的正務倘有意料不及之事

可到吉水來相就真好弟兄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語不必全此小信有

快大事因又取了十來兩銀子與殷勇道此可與老母

暫作一磚槲以免風雨之侵情意交深無微不至殷勇含淚拜受

劉電取出十來兩銀子是隨手取出不知多少約莫是

十來兩耳殷勇此財實無推辭之理只有含淚受之而

已攏是寫豪傑惟重義當下兩人灑淚而別丈夫有淚不輕彈此

何故灑淚殊不知一是感激實深是且不說劉電挂  
五中不捨是兩人不得不齊灑淚也

帆前進却說殷勇立在沙灘上直到望不見劉電的船

隻方纔轉步真有如心中自想我何幸結識得這個英

雄兄長也不枉爲人在世從此當努力自蓄以報知己

當日就在鎮上買了磚瓦石灰雇匠人做了一個磚屋

又過了一天次日星飛回來渡過對江到荻浦報與許

公得知原來這許俊卿自從那日三人分頭找尋只不

知殷勇去向他郎舅兩人一連尋了數日並無一些影

嚮無可如何這許俊卿回到家中孤單獨自連學也不

教了只是哭不住聲幾欲自尋死路虧得緊隣周老人

卷之三

再三相勸道這事凶吉未定還須往各處貼招字尋訪

自有下落若你先自輕生日後尋了姑娘回來豈不大

快勸得有理許俊卿聽了纔息了此念這金振玉亦恐妨夫

獨居怨苦生出別的事來因母子相商將許俊卿接到

家中同住這金老婆婆想他外孫女兒亦晝夜啼哭不

止真好親戚却不知殷勇已尋着他母親尸首的緣故緊接前文

這日殷勇急忙趕回荻浦來報信却見家中大門鎖着

卽問鄰居方知往金家去了因卽渡江往金家來報信

這日郎舅二人正在納悶忽見殷勇回來便問可有消

息殷勇便將在某處尋着母屍又怎的遇着劉兄助棺

權眉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只不知妹子下落看來定是多凶少吉了許俊卿聽說便捶胸大哭道這倒是我父女帶累你母親遭此慘亡了金振玉也懊恨不已裏邊婆媳俱各悲傷殷勇道大家且不必啼哭我想妹子未必便死許公問道這是何故殷勇道如今只尋着我母親的尸首不見妹子踪跡看來必是被歹人拐騙將我母親謀害

情事宛然被他一口道出可見英雄定有見識

這事須在沿江兩縣

遞一報呈求官出差緝緝搃然不濟倘日後事發也有一個底案可以報仇許公道你這話說得極是當下就做了兩張報呈卽叫殷勇往六合上元兩縣投遞却都

卷之三

准了狀詞出差嚴緝纔回來說與他郎舅二人知道當時許公對殷勇說道不料你母親遭此慘變我女兒又無踪跡我已孤苦一身只有你自小相隨就如親人

一般不可因你母親不在了就不來看覷我

傷心語讀之淚落

殷勇見說甚是傷感道說那裏話我自小賴你老人家撫養成人就如父母一般自當終身奉養豈敢負心金振玉就接口道我看你人材胆氣必當發達何不今日竟拜認了父子也不斷了數十年的恩義許公道我已

是孤窮一老雖久有此意只恐他不肯殷勇便道我只恐你老人家嫌我粗鹵若如此說情願拜在膝下許公



道但只是你父母只生你一人並無兄弟你的叔父也只得一子又難過繼如今你旣肯認我爲父得慰我目前晚景也就好了却不必改姓使你父母泉下不安殷勇應諾當下就請許公上坐口稱父親四雙八拜許公却立受了十分欣慰這時金母婆媳俱在面前殷勇一拜過卽改口以外婆甥舅相稱盡皆歡喜金婆婆對許俊卿道你承繼了這個兒子老來也有了靠傍日後還要享他的厚福哩當下殷勇又說起劉電勸他從戎的話明日卽要稟辭前往許公道你有此人材胆量豈可埋沒將來若博得一官半職也與先人爭氣不枉了

今日一番父子之情當日金振玉就收拾了一棹酒席一來是賀他父子之喜二來就當與殷勇餞行此日大家都把愁腸暫放父子甥舅同席敘話了半夜纔睡次日殷勇卽拜辭了父親舅舅又進內拜辭了金母婆媳他郎舅二人早已設奏了十數兩銀子與他爲衣裳之用當時同送他到江邊搭船往京口去了這邊兩縣准了狀詞出差嚴緝反賠了些差錢酒飯究竟沒有下落却成了一宗疑案這許俊卿住在金家不及兩月却值金振玉的堂叔金必顯選授了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知縣家中只有一個十來歲的公子要去赴任一切無人

料理特來接姪子一家們同在并請許姑爺到任所教  
兒子讀書兼理書札等件

安頓許公爲雪如  
在劉家之故

他郎舅二

人因失女之後合家愁悶求籤問卜四路尋訪終無影  
嚮已無計可施今見叔父來接郎舅相商不若趁此機  
會一來好沿途尋訪女兒消息二來免得在家納悶因  
此大家備辦起程金振玉將家事託與他內姪朱英管  
理許俊卿亦將自己房屋託與緊鄰周老人居住管理  
將可帶之物收拾帶去其餘粗傢傢伙一概留下兩家  
相隨金必顯擇日起程赴大庾縣上任去了且說這劉  
重自與殷勇別後一路無話兼程趕赴沂水縣來這時

卷之三

正值七月中元時候於路見家家祭掃不禁觸目傷心  
垂淚不已

好筆

當日就在北關旅店住下卽與店主人

說知搬柩情由煩他預覓了幾個村漢各備鋤鋤到明  
日往義塚處起柩正是旅夜悲傷難入夢異鄉飄泊爲  
何人

岑蔣躍  
躍欲出

不知明日如何啟棺且聽下回分解

我嘗思銀錢何物耶吃不得穿不得而世人狠命  
相爭者以衣食俱從此出也遂致有父母不齒親  
戚畏懼幾欲哭煞天下後世人甚至少有施於人  
便沾沾德色少有求不遂便恨恨不休本平分不

捨却說的是慷慨話本奸詐百出却說的是正氣  
話坑人害人搃由此物昔人云看來世事金能語  
說到人情劍欲鳴亦是痛恨此輩也篇中寫電  
重視豪傑輕視銀錢何處復有此人真欲令人想  
煞寫殷勇筆筆從劉電寫出蓋劉電有識英雄具  
眼寫殷勇至十二分便是寫劉電亦至十二分也  
其開脫許金兩處以便雪姐安頓劉家又是人意  
想不到處末從劉公子暗卸到岑蔣二人鬪筭自  
然真絕妙筆法

第十二回

金蘭誼拜兩姓先塋 兒女情託三椿後事

且不說劉電這邊僱覓人夫起柩之事且說岑公子與母親安居蔣宅甚是相得不覺寒暑又更其時却值七月中元沂水風俗到此時家家都要掃松祭祀岑夫人因與蔣君說知要在祖塋祭掃蔣士奇道大姊不說我已早爲預備况我兩家墳塋相去不遠明日中元之節已吩咐備辦兩副祭禮便可一同前往岑夫人又梯已備了兩副祭禮香燭冥資俱預爲齊備先一日蔣士奇卽着家人前往打掃祠堂庄院到十五日早晨大家吃

卷之三

十一

過了早飯蔣老夫人與岑夫人同坐了一輛車子帶着僕婦蔣大娘子與小相公蘇小姐坐一輛車子帶着了頭蔣士奇與岑公子俱騎牲口隨車而行原來兩家墳塋相去不遠離村不過十餘里之遙順路先到了何氏墳塋岑夫人們下了車子認得是自己的祖墳因對蔣君道怎不先到佳厓上去蔣士奇道這是順路搃是一般岑夫人叫公子將自備祭禮擺上蔣士奇道我已備了兩副祭禮既然如此竟各用一副彼此都盡了心了岑夫人道是蔣士奇遂指着這何生的新塚道這裏我已着人添過幾回土了岑夫人止不住流淚道謝因將

祭品列在當中祭白石上點起香燭岑公子隨着母親  
先拜奠過了蔣老夫人要來行禮岑夫人再三攙任只  
行了個常禮蔣士奇夫婦先後展拜岑夫人母子俱在  
傍邊回拜然後小相公表姊弟一同拜畢焚化紙錢岑  
夫人大哭了一場隨將祭過棹席收拾先抬往庄院裏  
去整治大家一同上車又往蔣氏墳塋裏來一般祭奠  
話休絮煩祭畢一同步行往庄院裏來却離墳塋不遠  
就是一座祠堂傍邊便是庄院四圍都是蔣家的田地  
每到收割庄稼之時蔣士奇就在庄院內居住照料這

庄院裏客廳廳書房內室花園俱收拾得甚是幽雅床帳

厨灶等無不齊備

不善讀者說此處都是閒文殊不知後面有許多用處都要在此安頓並

非泛

當時大家進了庄院處處遊玩蔣士奇吩咐厨下

整理兩席裏邊蔣老夫人婆媳蘇小姐陪岑夫人一席  
外邊蔣士奇父子與岑公子一席又留下一整席作回  
盤祭祀其餘散與家人佃戶同用及上下用過午飯收  
拾完畢日色漸已過西此時七月中旬雖已立秋尚在  
伏內這日天氣十分炎熱且喜庄院四圍俱有桑榆槐  
柳清蔭交加

絕妙納涼所在

蔣士奇就要在庄院內住下因吩

咐整理車輛送了內眷們小相公回家自己留岑公子  
同在庄院住下當時吩咐家人燒湯洗澡後看日色已

將西墜兩人又在花園中飲了一大壺涼酒出到庄前

四圍閒玩但見蒼烟暮靄鴉雀投林牧唱樵歌相和歸

去四句寫晚景如畫散步之間東方早已湧出一輪皓月此時

微風習習暑氣全消蔣士奇與岑公子一邊閒話信步

而行看見前面不遠有一座極茂盛的松林如行圖就

緩步到來不覺已走了三四里路到得林間就依松靠

石坐定蔣士奇已微有醉意便覺胸中有一段英雄之

氣勃不可遏從來英雄每於酒後露出圭角因對岑公子道大丈夫處

世也須要轟轟烈烈做一場事業庶不虛此一生若依

靠了先人遺下的這幾畝田園老死牖下豈不是與草

卷之三

木同朽我雖然中了這個武舉年已望四况如今重文

輕武那九邊將帥不知費了多少汗血辛勤當不得一

毫閃失便爲那科道言官交章論劾把從前功業一筆

都勾還要回籍聽勘若朝無內援便至身家不保因此

我不思進步又兼母老子幼量也幹不出甚麼事業但

不甘作此田舍翁終身耳灑落英雄無數眼淚賢姪經濟學問將

來定要做一番驚天動地之事不但與先人爭氣在我

輩亦有榮施日後得志不可遺棄了故人岑秀道老叔

何出此言小姪母子若無老叔大人垂庇便要流離道

路莫說小姪母子銘感五中卽兩家先人亦感激於地

下只恐小姪非劣陋質不能仰副老叔的期望倘邀福  
庇得有寸進生死不敢有忘大德如今老叔正在強仕  
之年叔祖母精神矍鑠小兄弟氣宇不凡老叔正可努  
力前程豈可作此退閒之想後年正是會試之期老叔  
當圖進取小姪至期當當聽佳捷蔣士奇道賢姪不知  
如今分宜父子當國又兼有鄧趙輩爲爪牙是非顛倒  
曲直不分夏魯楊沈之流徒濺碧血真堪髮豎必得一  
蓋世偉人方能掃除奸佞整頓朝綱與普天下忠良吐  
此一口怨氣是豪傑胸襟 岑秀道物極則反將來自然有肩  
當大任的人出來補天浴日四字奇文 不過在遲早間耳兩

卷之三

十四

人說話之間那一輪明月已飛上碧霄照得大地如銀  
流光若水絕妙好詞隨手拈出須知已是更深時候 二人又談論了半晌只

覺得身體有些困倦朦朧恍惚間見一老蒼頭從樹林  
中出來奇絕覺紙上便有鬼氣 上前道家主請兩位爺敘話蔣士

奇道你家主人是誰住在何處老蒼頭道就在前面不  
遠有要緊事相商特着老奴奉邀卽請那步蔣士奇亦  
不復問就與岑公子不知不覺隨着這老蒼頭信步而  
往約莫行了有一二里之遙看見前面是一個大村落  
樹林中微微有幾點燈光射出進得村來四下俱有房  
屋茅簷草舍儘多那蒼頭引着二人轉了兩個灣兒片

幽遠荒僻得到了一座庄門見門外立着一個老者鬚

髮蒼白幅巾道袍手執着一根竹杖生得面目清奇見

蔣岑二人到來遂迎上前道僻居蝸處有屈高賢降臨

真是春生幽谷一幽字畫一面說話就拱揖二人進門

到得草堂見高燒銀燭怪哉非鬼火耶子嘗見有女鬼

器至則燒燭滿堂女客從簾內觀唱並無筵席所餽戲

者不過湯團掛麩而已及戲中偶鳴鈺一聲不覺萬形

俱滅共在幽林叢莽之間惟古塚纍纍視東方將曙衆

駭一嘔所食皆青泥蚯蚓而已今鬼封君請客應不如

是施禮坐下蔣士奇便問老丈尊姓高名住居咫尺竟

有失瞻拜老者道老夫姓劉名芳字德遠原籍江西吉

水縣人氏僑寓此地已有年餘今值此良夜知二位頗

饒清興且抱負不凡鄙人聞之實深欽仰老夫曾遇異

人少知玄理非點石與知二位皆樑棟之材必為廊廟

之用老夫幽獨之質不揣冒昧敢預託葭莩之好將來

許看高賢作蒼生霖雨則老朽亦叨光被多多矣蔣士

奇拱手道末輩不過蓬茅下士幸忝微名安望騰達承

老丈過譽實切惶愧老者道不然邇年東南半壁遭倭

寇蹂躪人民受其塗毒將來正待高賢為東南屏障莫

安百萬生靈幸努力前進勿生退步老夫當拭目待之

叔姪二人連稱不敢蔣士奇因問老丈僑居此地不知

府上還有何人劉公道家中尚有老妻長子劉雲忝登



兩榜除授晉省曲沃縣令次子劉霖拙守家園三子劉  
電弱冠未婚頗具膽畧明日見時尚冀青盼將來俱在  
二位高賢樾蔭之下念老朽預期拜託幸勿遐棄因明  
日三小兒到來搬取老夫旋里南北迢遙相逢難再今  
屈高賢降臨尚有三事奉託未知肯俯諾否叔姪二人  
齊聲應道承老丈不棄凡有見教敢不竭力奉命劉公  
欠身道固知高賢千金一諾與尋常行路之心不啻霄  
壤因拱手道老朽寄寓此間曾螟蛉一女年將及笄才  
德工容頗稱全備明日小兒前來搬取老夫此女亦當  
同返但道途差別是相隔陰陽不得不預託高賢以釋疑惑

卷之三

十六

因目視岑公子對蔣公道百年之好固已前定但刻下  
未敢便言因將來尚有他待小女亦不宜預占此籌有  
妨親疎之道尚須待字數年到姻緣會合之時還祈台  
臺作一月老不但成此百年之好且成一千秋佳話也

此事再知台臺有一令表姪女年亦及笄與老夫第三

子當有夙緣幸祈勿棄結此朱陳則老朽與台翁又成

至戚更沐榮施此事再者小兒到此尚在迷途務懇二

位同相指示庶不使他茫然無措此事小女本當明日

相見將來搃成姻眷不妨先叫出來拜識尊顏當下吩

咐使女請小姐出來不一時只見裏面兩個使女擁着

一位未及笄的女郎踽踽而出幻境耶真境耶使我讀此亦不知是夢是醒

蔣士奇立起身來看時果然好一位小姐美麗輕盈容

光四射絕妙美人贊語因說道不敢起動只以常禮相見這岑

公子却在蔣公後面定睛觀看真是一個絕色佳人見

他輕移蓮步走到下邊劉公坦且遵命只行常禮那女

郎便望上深深福了四福蔣公叔姪還了禮便請尊便

那女郎復向岑公子廻眸一視微哂而入攝魄勾魂在此八字覺此

臨去秋波那一轉更勝一層此時蔣士奇與岑秀恍恍惚惚雖聽了

劉公這一片言語究竟茫然無着因道老丈之言自當

從命但恐有不到之處幸勿見罪劉公道適纔都是老

卷之三

朽肺腑之言且事有定緣明日即見只望台翁重此然

諾勿虛老朽今夕之言敘了許多說話終是牽枝帶葉

此要知到此境界似夢非夢之中確有此種情況正是作者格物之筆當下又叫老蒼頭

移開棹席擺出果餌數盤清酒一壺劉公執杯在手道

塵土之物不敢奉勸此從淨土得來聊敬一樽庶不虛

此良晤蔣公與岑公子謙讓就坐劉公親自各奉一杯

然後自斟一杯相陪二人飲之覺芳香清冽色味俱佳

與家醪迥異非湯團掛麩可此一數杯之後似覺微醺蔣公遂

與岑公子起身謝別劉公道早栖斗室亦不敢久屈台

光因扶杖送出門外卽將所執之杖插於門傍好認與

蔣岑二人道此卽老朽住處以杖爲記明日幸祈台駕  
過此小兒到來卽乞指示小女千金重託幸勿相訝蔣  
岑二人應諾遂相揖而別轉瞬之間不見老者房屋村

落俱無惟有幾株疎柳一片荆榛在星光月影之下

一片迷離是  
兄鬼後景况

肌粟寒生共相驚訝蔣士奇道我們莫非

是夢岑公子道分明與老叔在此何曾是夢蔣公定睛  
審視依稀認得此處是輦葬之所且見塚傍有一枝野

竹因感飄動因對岑公子道你看這一枝野竹豈不是

那老者所植之杖

絕妙  
指點

岑秀道果然大是奇事難道我

們竟在幽室中與鬼坐談了半夜不成蔣公道陰陽人

卷之二

鬼自來有之原不足爲怪只是這老者如此靈異所說  
之事再三囑託必非無因况他分明說是江西籍貫僑

寓在此必定是客死於此這是他埋葬之所又說他三

子劉電明日到來搬他回籍要找我們與他指點處所這

是分分明明說話來朝必有下落我們明日必須到

此看個動靜方纔所飲之酒尚覺芳香滿口難道地下

也有此美醞岑公子道那老者說是從淨土得來必非

塵垢之物可知我們且回到庄中再作理會因此兩人

又將此地識認了一回蔣士奇猶恐有錯又扳了一條

大柳枝插於地上然後看着方回取路回庄此時已是

參橫月落夜色深沉正走間只見前面有人聲燈火遠  
遠而來却不知是何緣故正是大抵乾坤皆夢幻莫驚  
人事隔陰陽不知那來者又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是一篇奇妙鮮新文字湯若士撰杜麗娘還  
魂傳奇其前先有與柳生夢合一節未免失貞安  
得如雪姐一番苦搵磨煉出來却勝麗娘行藏遠  
矣至劉封君相託之事又是一種迷離恍惚氣象  
魯記有鬼和尚能臭人文章氣味以辨優劣若使  
吳此當是一派鬼氣前半寫蔣岑忠義激烈直從

卷之二

十九

血性流出然非忠義人不能道隻字

第十三回

賤真約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稱異事

却說蔣公與岑公子見前面有人聲燈火吆喝而來蔣士奇道這一定是來找尋我們的了當下喝問了一聲果見那些燈火隊裏回應了一聲迎將上來却是家人同佃戶等到二更天氣不見主人回來四下找尋不見因此又叫了兩三個佃戶執着燈火棍棒大家商量只有這北郭是一條野路常有迷失之人因此就從這裏找來聽得吆喝之聲恰好迎着因道夜靜更深怎麼大爺同大相公從這條僻路裏走來蔣公隨口答道貪看

卷之三

三十一

月色信步到此正要回來却好你們尋到衆人道這條路荒僻得緊若遇陰雨時人就不敢行走往往有見神見鬼迷失道路的蔣公笑道這還是人膽小之故當下大家一同回庄約有五七里遠近到得庄中吩咐家人取一大壺酒并幾碟果品小菜到書房中來我與大相公再飲一杯你們也取幾壺酒吃了好睡不必伺候家人取了酒果到書房擺下然後大家各去飲酒安歇不題蔣公與岑公子一邊飲酒因說那老者形容言語歷歷分明那個女子說是他螟蛉義女意中已深屬於你却又不肯明言說要待數年之後囑我爲媒方成百年

之好若果與賢姪有如緣之分則此女必當再世還魂  
現今陰陽相隔此話實不可解怎麼又知道我有個表  
姪女與他第三子有姻緣之分若說是假言猶在耳若  
說是真尚無影響究竟不知是真還是幻聽是猜疑不  
敢驟信語 全

公子道且莫管是真是幻我同老叔明日竟到那個所  
在去探看動靜拚着一日功夫或者果有其人到來搬  
柩亦未可知况看那老者容貌端方言詞誠實必非虛  
幻且說他長子劉雲現任曲沃知縣一發鑿鑿有據明  
日一查便知真假又說那女郎明日必當相見這是還  
魂無疑我知今生所重在  
此所信亦在此 若是果真倒是一件剗古奇

卷之三

三

事這老者雖然是鬼如此靈異却也不是尋常之鬼了  
但所說老叔與小姪日後功名之事在老叔固無可限  
量於小姪却斷不敢作此妄想此真所謂聽說鬼話耳  
却是自謙 蔣公笑道不然且到明日若果無影響只此  
其實自負

一事盡成夢中幻境若果有下落又何嘗不可憑信兩  
人說話之間酒已用盡此時夜氣清涼遂各就寢這岑  
公子因暗想那所見女郎真是絕色佳人若果能得此  
佳偶也不枉爲人在世只可惜是鏡花水月恐終成夢

幻少年人豈有見美色而不  
好者第恐無美色可好耳 想了一回方纔睡着且說

這蔣士奇睡去朦朦朧朧似夢非夢見他父親拄杖而

來吩咐道那劉丈與我往來甚厚對你所言並無虛謬  
王馨得配劉生可稱佳偶姻緣前定無可改移不可當  
面錯過切記切記說畢扶杖而去蔣士奇正欲上前拉  
住父親問話忽被地下一滑跌了一交醒來却是一夢  
大白驚異正欲起來說與岑公子得知却見他睡熟不  
好驚動因想這事果然奇怪父親所說又與劉老之言  
相符不料陰陽間隔竟有如此靈異到此時自然該信却還是恍惚之筆  
因想玉馨姪女我原有意與岑公子結姻因爲現在一  
處未便開口欲待其歸時議及未必不在岑公子意中亦未必不在岑夫人意中  
不料他却另有這段姻緣幸我未曾出口可見事皆

卷之三

三

前定非人力可爲但不知這劉電是怎樣人物必然之想諒

明日必有下落左思右想不能成寐到了交五鼓時纔

沉沉睡去且不說二人安睡却說那劉封君自送岑蔣

二人去後回身與雪姐道我已將汝兄妹兩人之事盡

託蔣公周旋他是人中英傑一諾千金必不負我所託

况我日前又與他令尊相會也曾諄託了他事已萬安

那岑公子汝已見過才貌雙全日後功名顯達真堪與

你爲配况赤繩繫足摠然遠隔天涯亦無變易但遲早

自有定數難以相強歸與汝母言之靜待閨中不必他

議明日汝三兄到來正是你回陽之日見你三兄不須

避將我繼汝之事一一與他說知且有蔣岑二位灼  
見他無不相信汝今可往已室等候明日必當先發汝  
塚雪姐含淚道蒙恩父慈庇真是白骨再生只是從此  
陰陽間隔不能再侍膝下心實難捨劉公笑道汝他日  
恩榮濟美之時夫妻同至墓前澆奠一杯爲父欣慰不  
淺雪姐聽說垂淚叩別尚依依不捨忽聞雞鳴喔喔劉  
公催促再三雪姐纔含淚而歸從此父女二人已是陰  
陽相隔

人間繼拜父女  
有如此情義否

再說蔣士奇與岑公子安睡書

房此時初秋天氣日長夜短及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叔  
姪一同起來盥洗畢蔣士奇道我昨夜又得一奇夢正

卷之三

三

要與你說知因見你睡熟不好驚動岑公子道不知老  
叔又得何奇夢蔣士奇道說來真是奇怪因將先人夢  
中吩咐的話說了一遍你道奇也不奇岑公子道旣叔

祖如此顯靈又與劉公所言符合這件事便真實無疑  
了今日小姪與老叔吃了早飯卽往彼處一探動靜不  
可遲悞蔣士奇道天氣炎熱何不先着人往彼處探看  
倘果有消息卽回來通報然後我們再去如何

此非蔣  
公故意

却是作者  
緩筆取勢

岑公子道老叔所說雖是若依小姪愚見還

是先去等候的爲是若果有斯人到來便可與他指示  
說明原委一來信我們果有此一段幽顯奇逢二來也



見我們這一番真實情義况午前天氣尚不至十分酷熱且好在樹林中乘涼歇息老叔以爲何如

公公子意中却是爲

雪姐着急安肯不去

蔣公大喜道不差我們吃過早飯就去只帶

一個家人携一壺好茶解渴倘有動靜便可着他回來叫人助力當下吩咐快些收拾早飯并着預備一棹盛飯省得臨時備辦不及敘話之間飯已端正叔姪用畢隨帶了一個家人携了一壺泡茶緩步從叢葬處去尋到了昨夜所經之處果見一株野竹在上下兩塚相傍之間所插柳枝亦在審視不差但看兩塚相去不遠却不知那一塚是劉公之塚正在議論見日色甚大此處

卷之三

雖有幾株野樹却不能遮陰蔣公指道我們且到那邊樹林中去暫憩二人因回到林間席地而坐吃茶閒話看看等到已牌時分只見遠遠從南道上來了一行五七人手中各荷鍬鋤等物却從亂葬處而來原來這籠葬處周圍約有三十餘畝寬大

是個義塚

其間墳塚纍纍高低不一却見那一行人正從這去處來蔣士奇喜道這

不是來了大家站起來觀看只見那些人左盤右旋周圍尋覓他叔姪二人所憩樹林相離不遠看得分明蔣公對岑公子道你看那素衣冠的魁梧少年一定是劉公之子岑公子道是他無疑我們須上前相見與他指

引遂一同迎將上來遠觀未盡近視分明見這少年生  
得面如滿月唇若塗硃兩道脩眉若聚山川秀氣一雙

河目似分秋水澄清七尺上下身材二十以來年紀編

素衣巾手執桿腰掛七星聲音清越氣宇軒昂

劉電人品

又從蔣岑眼中看出蔣士奇暗喜道果然好一表人物見他率領

一行五六人正在那裏各處審視蔣士奇止不住上前

拱手道尊駕莫非是吉水劉三兄來此搬取令先尊靈

柩的麼

此二十一字當作一氣讀出真令劉電聞之驚怪

那少年也正見二人

來得有意方欲動問聽見叫出自己姓氏來歷倒吃了

一驚連忙迎上前來深深打了一恭道尊台何以預知

卷之三

晚生姓氏來歷蔣士奇回了禮便道此事說來話長且

又奇異但此處非長談之所且請完了正事屈到敝庄

慢慢相敘劉電看二人時一個豪雄出衆天表亭亭一

個瀟灑不凡丰姿濯濯

蔣岑人品又從劉電眼中看出此等文秀之句真不可多得

因又與岑公子對揖畢便拱手請問二位上姓高名稱

呼名分先嚴之塚想二位必知所在蔣公道弟姓蔣名

英字士奇就在此村居住又指岑公子道這是世姪姓

岑名秀字玉峯祖貫金陵客遊於此所說令先尊的墳

塚我兩人昨夜方纔知道今日特地到此相候果見尊

駕到來劉電驚呀道這一發奇了先父寄葬於此也是

兩個年頭何以老丈昨夜纔知怎麼又知晚生今日到來更是奇怪望乞明示蔣士奇道且慢我與兄且到那裏觀看還有個斟酌之處因携着劉電一同到這野竹處來蔣公指道此處便是但這兩塚相連却不知那一處是令先尊之塚劉電一發不知因道去年老父同舍親陸公在貴鄉作客老父因病而亡舍親卽將老父之柩寄葬於此後來舍親回家又爲倭寇所阻耽遲道途直到今春纔到舍下通知原說外有木標爲記內有磚塊勒名晚生原欲免舍親同來不料舍親回家不久亦得病而亡因此晚生只得獨自前來搬柩誰知竟尋不

卷之三

三

着木標形跡今日得遇老丈岑兄實出萬幸但老丈旣有所知還祈老丈與岑兄斟酌的是

是遠來不蔣公與知頭路語

岑公子道提在這兩塚之間却如何分別岑公子道依

小姪愚見只怕昨夜所見女郎莫非亦是此處如今不

妨將兩塚俱發卽有差訛則此處俱係無主之塚有何

妨碍蔣公笑道此言甚善因對劉電道此竹與下塚較

近且土色又比上塚更新

正是雪姐新塵處

令先尊塵此不久

諒必就是此塚且試發不妨劉電又聽得岑秀說出甚麼所見女郎真是摸頭不着此時亦無可如何只得叫

這幾個雇來的土工一齊動手先將下塚起發不到四

尺來深早見棺木遂將四圍黃土掀開見棺木尚鮮明完好劉電四下尋覓並無勒名磚塊心下懷疑着意因向蔣公道從前舍親原說有標木名磚爲記今旣無標木又無名磚難以憑信却當如何蔣士奇未及回答這些土工內有兩個有年紀的道這個義塚地內常有他親人到來啟棺只要認得方向就沒有了記認便依着方向亂掘起來上春頭也是一個外路客人到這裏來起他叔子的棺材起了五六塚纔得起着這起動了的仍然與他掩好做個羹飯燒些紙鏹就無妨了旣有土工同來不可無蔣公道如此說且將此棺與他掩蓋那上面的此陪筆

卷之三

七

塚必是無疑了

又縱一筆要知遷魂再世是一絕無僅有之事若直筆寫出豈是妙手文章

衆人正欲掀土掩蓋只聽得棺內呻吟之聲叫道你們不須掩蓋快些開了棺蓋放我出來

奇人奇事有奇筆寫出

聽見驚得個個縮頭吐舌滿身毛孔都直豎起來惟岑

公子不禁笑逐顏開便對蔣公道老叔這是所見女郎無疑了快些開棺便見分曉劉電不知其中緣故只是

作聲不得蔣公笑道這棺中却是令妹再生不必驚怪

開了此棺令先尊之棺自見

作怪煞此時劉電如墮雲霧中真是茫然無措

卽吩咐衆人你們可將這棺木四圍輕輕撬開不可大

爲小怪劉電聽說愈增驚愕這衆人見蔣公說話有因

都懷着個好奇喜異的心腸且要看看這棺裏面的光景都道捻然是個活鬼青天白日有許多人在這裏怕他做甚遂一齊動手

寫衆人是衆人的心口

將棺蓋起鬆掀起蓋

來却見裏邊一個女郎側身而卧面色如生轉瞬之間已掉過身來慢慢坐起秋波開視看見蔣公便開口道昨宵已拜識尊顏又看着劉電道這必是劉家三哥了當時劉電與衆人俱大爲駭異惟蔣公與岑公子歡喜無已因對劉電道三兄不須驚訝此事一言難盡少刻便知隨卽吩咐同來家人卽速回庄備兩輛太平車來應用又吩咐如此如此不可有悞家人答應如飛而去正是莫驚千里成奇遇須信三生有定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卷之三

憂憂乎陳言之務去文公所以起八代之衰可見

作文最忌陳腐篇中成語寫來極其新穎如未經

人道者真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看他

發塚之時生出許多議論開棺之際畫出衆人形

情總不肯作一直筆筆頓住筆筆轉換讀此奇

文當滿飲一大白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

却說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卽速回庄備太平車二輛一輛內鋪墊坐褥涼蓆卽着一庄家婦女到來陪侍小姐一輛搬劉公靈柩家人答應去了因對衆人道你們不須驚怪這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不足爲怪此時雪姐已慢慢扶出棺來先與蔣公道此處不敢爲禮且到老叔府上再爲叩謝又對劉電道三哥不必驚訝小姐代兄侍奉父親陰間陽世總是一般父親盼望三哥已知今日必到再世相逢亦是定數這上邊就是父親

卷之三

五

墳塚便可速起其中緣故三哥只請問蔣老叔與岑公子便知劉電見事出非常又茫然不解只得漫爲答應蔣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不到四尺餘深便見一具漆棺掀開傍土果見頭邊有一塊方磚刷土看時上泐吉水劉公之柩六字劉電此時驚喜交集喜者已得父親棺木驚者不知這女郎還魂來歷又見蔣公與岑生十分欣喜料其中必有原委因向雪姐道小姐稱我爲兄諒必有故雪姐道小妹在地下侍奉父親如人世節三哥家事我已悉知豈得無故劉電聽了復問蔣公道老丈旣知其詳請先言大概劉電此時真是蔣

公道不必性急待到做庄慢慢再敘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劉電不禁撫棺大慟蔣公再三勸止劉電看棺木時却還堅固尚無傷損此時衆人七張八嘴的道我們只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那得眼見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真真是千載難逢又說這個姑娘且是生得齊整日後只怕還要享大福哩我們聽得當初有個甚麼杜麗娘還魂的故事想來也與今日一般大家互相談論不已

此段說話確是鄉間愚人嘈雜口氣却不可少

劉電又細看

這女郎日中有影毫無所異且舉止幽閒容質端麗聲音嬌朗話語有源諒無怪異只不知是何來歷當下日

卷之三

三

色將午頗覺炎熱蔣士奇正欲讓雪姐劉電同往樹林中少息却遠遠望見兩輛車子如飛而來蔣士奇對劉電道此去小庄不遠屈到那裏慢慢再敘因向這幾個土工道你們工錢可到我庄上去取劉電道他們六人已言定每人工錢三百昨已給發過一千尚該找錢八百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蔣公道不必尊寓諒在此關旅店想隻身到此未必多帶行李只要說知店主姓名卽叫小价前往搬取必無疎失不必台兄自往我們便可同往小庄敘話又對衆土工道這具空棺尚無傷損你們辛苦一場卽與了你們拏去變價均分內

中被褥等物一并相送該找工錢八百卽到我庄上去  
取衆人聽說甚喜都道費得這半日工夫各人到賺了  
數百文錢鈔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七兩銀子均分  
俱各歡喜蔣公吩咐卽將劉公靈柩抬在一輛車上安  
放停穩又叫這庄戶婦人扶小姐上車吩咐同靈車慢  
慢而行不許顛動劉電見蔣公爲人豪邁作事敏捷十  
分欽敬感激且急欲問知緣故無暇到寓因道承老丈  
高誼敬當從命但恐靈柩無處安放蔣公道已有措置  
不勞費心劉電因說知店家姓名并交出鎖房鑰匙道  
些微行李俱在客房一宿房金所該無幾并衆工人的  
找錢下處俱有卽煩尊价到彼給發他們衆人亦不必  
同往貴庄了蔣士奇道甚好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  
來的繩索把空棺網好四個人抬着跟隨蔣宅家人回  
到北關搬取劉生行李找錢去了車輛靈柩土工蔣公  
家人都去了蔣公  
與岑生相邀劉電一同步行往庄上來蔣岑劉三人也  
去了方纔義塚  
地上聚集多人大驚小怪一場熱鬧  
此時只剩兩個空穴幾堆黃土而已到得庄前見婦女  
們已扶雪姐下了車子同入庄裏去了靈車在庄前停  
着蔣士奇吩咐庄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放兩條大板  
凳將靈柩抬在居中又吩咐家人叫婦女們先與小姐  
飲姜湯開胃當下劉電先在庄前側身拜謝蔣公扶起



與岑公子相讓同進庄來到了廳上劉電從復與蔣公  
岑生敘禮畢因向蔣公道晚生到此實是茫然若無老  
丈與岑兄指引竟至束手無策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  
詳乞卽見教蔣士奇笑道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此事說  
來却是一樁創古罕聞的奇事昨日因中元掃墓卽同  
岑賢姪住此納涼晚間閒步郊原貪看月色到一茂林  
中少坐忽見一蒼頭出來傳說主人相邀敘話我二人  
却不知不覺隨着前往到了一個所在村庄屋宇宛然  
見一蒼顏老者年約六旬狀貌清奇長髯蒼白邀入一  
室燒燈敘話也與人世無異及動問姓氏云是江西吉

卷之三

三

水人氏姓劉名芳字德遠僑寓於此已有年餘並道及  
二位令兄名字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恐不識  
認住居託爲指引并呼令妹出見說是過繼之女明日  
亦當同歸恐道路差別預爲相託照料此話聽時未解  
其意今日想來正應着令妹回生幽明異路之說了并  
另有商託之事却一半明白一半含糊

此是岑劉兩人  
姻事一是卽成

一是

待彼時我二人竟不覺有陰陽之隔又承留飲美酒

可見地下風光不減人世及相送出門時將手中竹杖  
植於門傍說以此爲記轉眼之間我二人却在星光月  
露之下人跡房屋俱無恍惚若夢審視其處却是叢葬

之所那所植之杖便是那枝野竹及回到庄來已是三  
載時分因此不敢負約今早即到彼處相候果遇三兄  
到來所言一一相符豈非創古奇聞一大快事劉電聽  
說這番情節神情飛越大爲悲感道老丈爲先嚴所敬  
仰不以陰陽之隔諄諄重託比親親之誼更加百倍我  
與岑兄同輩若不嫌鄙劣從此敬當以叔姪相稱老叔  
想不見棄寫劉電一雙識英雄俊眼惡欲親近蔣岑恐  
少遲便當面錯過今得與蔣公成了叔姪則  
岑生便居然兄弟此與段勇結  
拜同是一般親賢若渴心胸蔣公道只恐不當蔣公  
相愛  
之心已十分滿足 正敘間雪姐却從後面梳洗畢出到廳前來

向蔣公拜謝又謝過岑公子然後與劉電以兄妹之禮

卷之三

相見畢蔣士奇正要動問地下緣由卽讓坐於劉電下  
首雪姐檢衽道自分幽埋塵土不料重覩天光此皆老

叔大人恩及九泉老父感激不盡從此存歿均當戴德

不朽蔣士奇道此皆令尊公靈顯因以成事何德之有

請問小姐家居姓氏當時如何埋玉在此雪姐垂淚道

此事言之傷心因將住居姓氏并如何隨父往外家拜

壽如何同干娘回家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干娘謀害

如何勾連媒婆賣至曹府如何哄騙上船赴任如何至

起岸時吐露真情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捶楚如何至

此處旅店中捐軀自盡又如何至地下爲匪鬼欺凌如

何得遇仙姥指點授藥保全身體并教相投老父因蒙  
父親不棄收留爲女朝夕侍奉并將家中母親與二位  
兄嫂一一與我說知父親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誥  
命之榮因此衆皆欽敬都稱爲劉老封君預知三哥今  
日到來搬取恐無處尋覓故昨宵相邀老叔與岑公子  
拜託指示還有拜託之事老叔盡知不須再說把這前  
後緣由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  
共相驚嘆不已劉電道如此說真是我義妹了且請問  
妹子的干娘是何姓氏雪姐道姓殷娘家林氏劉電驚  
喜道這干娘的兒子可叫殷勇麼雪姐驚問道正是三  
哥如何得知劉電道這又是一樁奇事蔣公道却是爲  
何劉電道小姪因搬柩前來沿江順流而下這日到了  
一個臨江大鎮遇見一人姓殷名勇說他母親同一小  
妹探親不回分頭尋找却在彼處尋着母尸號天大慟  
那時小姪上岸問知緣由却與妹子所說一般小姪見  
他路途莫措遂分贈棺資權厝江寺又看他儀表非俗  
卽與他結爲異姓骨肉如此說這死者是妹子干娘無  
疑了

又是一段敘述三段  
都是大起大落之筆

雪姐聽了傷心墮淚道我干

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此仇何日得報家中生父又不

知爲我如何痛苦想到此處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劉電

勸道這是大數妹子且免傷悲卽如今日妹子死而復生也是定數豈人力可爲明日愚兄順道送妹子回南便可與老伯相會這兇徒既有姓氏來歷便可稟官拿獲以報此仇蔣公道此乃小姐不幸中之大幸且免傷悲雪姐拭淚道三哥所遇的殷勇正是我干娘的親子自幼我父親因無子息原欲過繼他承祧宗祀只因干娘現在稱呼不便因此未曾舉行小妹自小與他兄妹相稱爲人極孝最重義氣慣抱不平父親見家計淡薄因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爲兄弟實是難得只可憐我干娘反是我累他死得好苦說

畢悲泣不勝劉電道殷家兄弟堂堂一表膽勇過人愚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從戎効力他已允從將來必然發達未可限量大家敘話間家人已將劉生行李搬到除去找給房錢工值之外所餘之物點視不差劉電道却是有勞再當相謝家人又稟道如今北關廂都知道有這件奇事明朝只怕有許多婦女們要來看小姐哩蔣公笑道這原是一件奇事婦女們來看何妨此時日已正午家人稟說飯已完備蔣公道今日已預備粗飯一棹先與尊公權爲祭奠然後同享祭餘劉電不勝

敬道老叔雲天高誼存歿均沾蔣公道小事何煩掛

齒當卽吩咐家人庄戶將祭棹抬往劉公柩前擺供端正點上香燭一同前往祠堂先是蔣公與岑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劉電兄妹在傍涕泣叩謝然後兄妹拜奠畢不禁痛哭了一場焚化冥資劉電遂與雪姐另拈香一炷回到蔣公祠堂中來叩拜蔣公阻之不任遂陪他兄妹行禮畢然後一同回庄上來蔣士奇對劉電道令尊棺木雖無傷損但水陸長途常須啟動倘於路有失反爲不美依愚見竟在這裏用堅固木料做一少薄外槨則途中便萬無一失劉電道老叔所見極是只是又要累老叔費心蔣公道這却不費甚事當下雪姐自有

婦女接往裏邊陪待這外面客位安放棹席讓劉電在左岑秀對面蔣公至位相陪家人斟上酒來劉電舉杯謝道天涯萍跡何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卽骨月至親亦不過此不知他日何以爲報蔣公道論今日之事果是一段奇聞千秋佳話然將來與二位老賢姪親親之誼正未有艾今日幸聚大事已完且須寬飲一杯以解道途勞苦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正好細談衷曲且尚有正事相商劉電道小姪因搬父柩星夜前來老母在家日夜懸望因不敢久停今蒙老叔如此恩誼小姪亦不忍遽別只是明日先要懇煩老叔覓一作榔材料

并懇老叔卽僱匠人一做蔣士奇道此事甚易材料現有明日卽可動工老姪搃欲急歸亦須屈留十天半月一來尚有相商搃爲親事一節事情二來亦可心盡地主情誼

劉電道明日自當同小妹登堂拜謝請問尊府還有甚人離此多遠蔣公道不過十餘里地面舍下還有老母拙婦一個小兒尚在幼齡又問岑公子府居金陵在城在鄉幾時到此岑公子亦將住居并同老母避仇到此緣由說了一遍劉電道原來老伯母也在此間明日一併瞻拜大家一邊敘話飲酒彼此情意相投各帶微醺用飯畢蔣公卽邀到花園內在一座亭子上納涼這亭

卷之三

三

前山石玲瓏四圍叢篁交翠

忽作閒筆寫景此書慣擅此長然實非寫景乃寫主

人之

大家倚闌坐下家人送茶來吃過劉電對岑秀道

弟從江南一路來聞得人說那侯巡按狼屠用聲名甚是不好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試岑秀道正是只爲此人未去尚在躊躇未定劉電道此是進取之階豈可錯過搃然此人爲仇他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一登黃榜他其奈我何蔣公道我也正如此勸他因問劉電道老賢姪青春幾何英偉卓立將來必當大任劉電道小姪年纔十九雖傲幸武學技藝荒疎正要求老叔指教蔣公笑道功名之念頗不置懷但見獵心喜間時不

過借此消遣改日正要看賢姪妙技因問宇章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里了劉電道小姪出門時本地文書已是早發况得信後卽先端差前去計聞諒已早到但知縣衙門錢穀交代恐一時不能動身正不知歸與未歸此時三人各做家常談文論武壘壘不倦岑秀看劉電胸襟磊落是個英雄豪俠劉電見岑秀言論恢宏是個俊逸儒流二人交相敬羨蔣公見他們情投意合氣誼甚殷因道我看二位賢姪青年卓犖一文一武將來萬里雲程不可限量予何幸得此你們既如此敬愛亦不必效世俗常情只要肝膽相照從此竟結爲兄弟何如兩人一齊起身拱手道老叔大人卽是主盟日後倘有真心卽如此日當下敘齒劉電長岑秀一年應當爲兄自此二人卽以弟兄相稱倍加敬愛蔣公大喜猶如取了得意門生一般復命取酒在竹亭小酌此時日已沉西月光早上三人暢敘直到夜凉人靜纔回房安歇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明日一早如此如此不可有候正是今番幸會增添無限情懷他日重逢做出許多事業不知蔣公吩咐家人是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落筆如蔣岑劉三人各有心事蔣公是要看劉電  
人物岑秀是注意在雪姐再生劉電只是要尋得  
父柩及至雪姐還魂蔣岑與雪姐心下各自明白  
惟劉電茫然不知頭腦寫得衆人情景宛然真是  
作家高手及到庄上三番敘述各極其妙蔣公一  
段妙在詳細雪姐一段妙在悲婉劉生一段妙在  
直截如王積薪聽婦姑奕棋着着分明着着模糊  
筆意參差文心錯落非尋常小說所得窺其籀籀  
蔣公對岑劉道不必效世俗常情真是豪傑語夫  
常情可也而世俗常情則不可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此常情也言清行濁口是  
心非皆世俗常情也蔣公以此規戒真英雄真豪  
傑那得不令人敬服



試鐵弓叔姪顯英雄

解玉環劉蘇結秦晉

却說蔣士奇叫家人來吩咐道你明日五鼓卽騎牲口回去先稟知老太太隨卽將轎車備好着大了頭到來好陪侍小姐回去可多取幾件衣飾來與小姐更換並着厨下明日備兩棹酒席伺候再多備一牲口來騎坐不可有誤

前云如此如此此却逐件吩咐明白

家人答應自去理會又吩咐佃戶將所存大桐木一株明早卽去叫匠人來解開

作榑因對劉電道此木性堅質輕便於道路但用漆恐不能卽乾只可權用桐油灰補到府後再爲整理劉電

卷之三

四

稱謝不盡此時已覺夜涼露重家人收拾杯盤三人就在花園竹月軒安寢雪姐自有庄婦相陪在內室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叔姪們早起盥洗畢同出前廳見兩個匠人到來解板蔣公吩咐依着棺木式樣做一外榑有二寸爭板便好須留着正頭做成抽替縫道將棺木推人然後合筭匠人道這不須吩咐我們知道劉電見蔣公如此用心感激無已當日纔吃過早飯家中已將車馬備到那大了頭碧蓮聽得說這還魂的事已不得要

先來看一看下了車捧着個衣包包急急忙忙到後邊來見了雪姐暗道好個齊整姑娘只說我家蘇姑娘齊整

原來還有一般齊整如他的

只言雪姐比玉馨齊整因而玉馨之齊整自見

對雪姐道恭喜姑娘我家老奶奶大娘娘先叫上福姑娘說趁上半日早涼請姑娘就起身把帶來的衣包打開道請姑娘揀稱體的更換了又動手與雪姐將幾件首飾揀戴好雪姐道有勞你因問你家老奶奶今年多大年紀了碧蓮道我記得老奶奶大前年做六十歲如今想是六十三歲了還有個大娘娘與大爺是同年的有三十八九歲了還有個蘇姑娘是大爺的表姪女兒同姑娘倒像姐妹一般的齊整

極畫玉馨又是極愛雪姐活畫出一快嘴的了

頭如今還有一位岑夫人是去年來的說是老奶奶的

卷之三

三

千女兒雪姐笑道

只問得一位老奶奶他偏把還有一家人人都說出來安得不笑

人碧蓮道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相公兒當下雪姐更

換了衣服當不得這丫頭催促得緊因謝別了庄戶家

婦女碧蓮扶着雪姐婦女們一同送出廳來蔣公道小

姐請上車先走一步我們隨後回來雪姐道到了府上

再叩謝老叔當時婦女們攙扶着雪姐上了頭上了車

先走這裏蔣公吩咐管庄家人監看木匠造櫥後日我

們回來觀看該多少工錢就給發與他

做完就去叫油漆匠來灰補又對匠人道只要用心做得好格外有

酒資相謝匠人道不消大爺費心包管如意蔣公料理

畢就與劉岑弟兄一同騎牲口回來沿路見男婦們往來絡繹有那在車上看過了雪姐就轉來的也有不覺看見跟着往村裏來的原來這件事不但尚義村鬧動卽鄉關婦女來看者紛紛不斷只等雪姐車子一到這些婦女們便揭起車簾擁擠觀看及雪姐下了車早有內眷出來相接那些遠近婦女們也一齊擁進來觀看如何攔攬得任都道好個標致姑娘

此時雪姐真  
是被人看煞雪姐

到了後堂先與蔣老夫人拜見過又拜見了岑夫人蔣大娘子又與蘇小姐表姊弟見過了禮同衆婦女萬福了大家相讓坐下

此時恐沒有這許多椅櫈  
定然都是立着看的了

蔣老夫人

卷之三

三

就問姑娘今年十幾歲了雪姐道今年十六歲了此時大家都要問雪姐的始末根由并地下的光景還魂的情節雪姐因見人多只好將大概對答這時來看的婦女一隊去了一隊進來七張八嘴問長問短沒一個不稱贊嘆息都道真是一件稀奇罕有的事外邊蔣公與劉岑弟兄早已到家劉電重與蔣公叩謝當下原要進內堂來拜見因爲這些婦女們打攪不了隊進隊出幾乎把客位都擠滿因此大家只得在前書房暫待被他們整整咕噪了半天纔漸漸散去已是晌午時分了

這半日熱鬧不開只老夫人問得一句年紀下面就七張八嘴的問話豈能一對答只可畧言大槩當時情

事宛然非妙筆不能寫出蔣士奇因先進內堂來把劉公冥中相託之事并劉公子啟極雪姐再生幾段情節一一稟知老母老婆婆道這是千載奇逢的事既然是他令尊顯靈相託必然與玉兒是前定姻緣自當應許只不知道劉相公人品如何蔣士奇道一表非凡如今已與兒叔姪相稱又與岑家大姪結爲兄弟便都是子姪輩少刻進來拜見大家都不須迴避說畢就起身出來雪姐還要拜謝蔣公老婆婆道已經見過再不消了當下蔣士奇纔出外面劉電就要進來拜見岑公子遂相陪一同進來到了內堂那時只有蘇小姐要避去原來雪姐有意

正要使他兩人一見就一把拉住道這是我三哥姊姊見見不妨蔣士奇便對老母道這是劉家三公子與岑家大姪同輩都是親誼見禮不妨老夫人道如此說只行常禮罷劉電不肯叫岑公子扶住了倒身拜了四拜蔣士奇攙起因對岑夫人道大姊與弟婦竟一同見了禮罷因此劉電口稱伯母嬌娘望上搥拜了四拜岑夫人與蔣大娘子俱受了兩禮然後與蘇小姐表姊弟二人深深四揖行畢禮劉電對老夫人道再姪兄妹們承老叔大德垂庇又在府上攪擾不但舉家戴德卽先人亦當於地下感激不淺老婆婆道將來就是親戚凡有

簡慢處不要見怪劉電連稱不敢一面遂告辭出來老  
太太見劉電入品軒昂心下甚喜時已過午酒席早已  
齊備裏面眷們陪雪姐同坐一席外邊讓劉電坐了  
客位岑秀對席小相公卽坐在岑公子肩下蔣公主位  
相陪正是酒逢知己話不嫌煩大家直敘到日色將西  
方纔散席就回到內書房來散坐劉電見四壁琳琅圖  
畫滿架

陪襯鐵胎弓見得不是斜斜一派

果是世家體統又見架上有

良弓數張內有一張描金細畫的鐵胎弓上着虎筋弦  
未曾解放劉電道這弓自然是老叔長關的了蔣士奇  
恐劉電力不能勝故意道功夫久荒難以開動劉電因

問不知有多少力蔣公道約有八九石力劉電終是少  
年豪氣便道老叔既有此弓豈有不能開動之理隨將  
弓取下道小姪八石之弓也曾試過恐此不止八石若  
試不開老叔莫笑蔣公道賢姪且試一試當下劉電將  
弓弦兜住畧扯了一扯然後使出那三尖六靠的身法  
兩臂運力將弓扯得如滿月一般蔣士奇大喜道不知  
賢姪有如此神力可敬可敬劉電將弓雙手送與蔣公  
道小姪粗疎還求老叔指教蔣士奇接過弓來道賢姪  
功夫已到何必過謙便也把弓拉了個滿劉電亦深敬  
服蔣公笑對劉電道尚有一張硬弓比比此更多幾力已

拏去脩整明日取來再請一試岑公子接口道三哥神力非老叔則無雙矣因對蔣公道

婚姻一事必須岑秀起口似預先關會者

老叔何不把這件正事與三哥說明了劉電急問何事蔣公道此事本欲煩岑賢姪轉致今既提起亦不妨面言方纔賢姪進內所見與令妹並肩的係表姪女本姓蘇氏年纔十八自小在老母身邊撫養成人論其德容與令妹可相伯仲愚意欲與賢姪結朱陳之好就煩岑家賢姪爲媒賢姪諒不推却劉電欠身道承老叔大人不棄寒微小姪敢不從命只是現今多有未便蔣公道爲何劉電道現有孝服在身不忍議及姻事一也未稟

卷之三

五

老母不敢擅專二也身在客途毫無聘物三也還求老叔見諒蔣公道賢姪所言雖是但此時只要一言訂定又不卽偕花燭與孝道何碍卽明日令尊堂知道諒亦樂從至於聘物更爲小事大丈夫處世一言九鼎何必計此

英雄作事無不爽快決烈真可謂天下無難事

岑公子便道三哥却不知

這姻事也是老伯顯靈再三誨懇老叔成全的只問令妹便知端的三哥豈可不遵劉電聽說便不敢再推卽將腰帶所繫羊脂玉帶環二枚取下一枚雙手奉與蔣公道客中並無他物聊以此環爲聘小姪回家稟過老母俟服滿當來親迎蔣公大喜接過玉環道此卽千金

之重了劉電又向岑秀深深一揖道月下冰間卽借重賢弟岑秀道敬當如命劉電又問道前日老叔所言先嚴所託一半明言一半含隱不知又是何故蔣公笑道此事也當說明了前者令尊所託三事其一是與賢姪指引處所其二卽爲賢姪婚姻這第三事却是說令妹與岑家賢姪亦有姻緣之分但其中話語含隱却像個尚須耽待日前不宜預定的意思正不知是何緣故但旣有定緣終當成就况令妹年纔十六卽耽待兩年亦不爲遲賢姪回南見了許丈當爲一言訂定取了庚帖便無改移了令堂面前亦當稟明不必更爲他議劉電

道此一事老叔不言小姪亦有此意因對岑公子道愚兄見過許丈卽當成全報命况愚兄服滿後必先到賢弟處那時自當與吾弟完成美事蔣公道所言極是你二人却互爲郎舅又互作冰人更加親熱了因起身道我當進內與老母說知遂一直到內室來此時裏邊席已早散都在上房敘話蔣士奇因對老母將結婚之事一一稟知老夫人道方纔許姑娘已在這裏說起只是

路途遙遠我一時如何割捨須要說過先當贅在此間

過一兩年再作歸計

自小養大的嬌姪豈能一時捨其遠嫁外省此是情理之常妙在寫

來辭是老婆聲口氣

蔣士奇道這事亦易爲商量因將玉環一枚

交與老母道這是他的聘物又對岑夫人道許小姐與大姪的這段姻事劉公子已一力承當他去見過許丈訂定後卽有書來通知諒無不成之理岑夫人道此事雖是劉公諄託大弟終有陰陽之隱且不知許公允與不允况如今又有劉老夫人在堂亦可作主事難預定且待三公子書來纔得定局若果是姻緣卽遲一兩年亦有何妨蔣公道大姊所見極是說畢就出外邊來將老母所言與劉電說知劉電道小姪自當稟知老母諒來無不從命且說這裏邊都知道蘇姑娘與劉公子結了姻這些了頭僕婦都到上房來與老太太們叩過喜

又來與蘇小姐道喜都說這劉公子好個標品真真是一位出色的新郎你一言我一語說得蘇小姐臉上紅了白白了紅十分羞澁然兩下都已見面心中却是暗喜原來雪姐與蘇小姐身材不差上下這更換的衣服都是蘇小姐的那碧蓮了頭看着雪姐笑道許姑娘同我家姑娘身材齊整都是一般這衣服鞋腳竟好合穿得的雪姐對玉馨道這衣飾想都是姐姐的與小妹身材却是一般蘇小姐道只是粗衣飾不中姐姐穿戴岑夫人道你們兩個真像姐妹如今又成了至親這許姑娘小你兩歲以後竟以妹子相稱却不要客氣了碧蓮



又擡着岑夫人插嘴對雪姐道我們姑娘是他老人家的干閨女如今你們做了姊妹少不得也是他老人家的干女兒了雪姐道這個自然蔣大娘子笑道你這了頭偏會多嘴老夫人道雖是多嘴却也有意思時已黃昏當晚內外用過晚酒劉電就在書房後間另設一榻與岑公子同房裏邊雪姐就在老婆婆房中與蘇小姐同榻岑夫人見雪姐嬌美溫柔一口一聲叫着娘心中歡愛不盡雪姐又與蘇小姐取笑道你如今是我的姐姐他日又要改叫嫂嫂了蘇小姐也笑道你如今是我小姑日後還是我的弟媳婦了

請新秀媚  
如出檀口

大家說說笑笑

卷之二

聖天

笑直到交三鼓纔睡正是樂對新知嫌夜短細談往事喜更長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之妙通乎鬼神總緣心細故不可方物寫蔣

公筆筆愷摯筆筆細膩筆筆豪爽不如此幾不成

爲蔣公何以使劉岑敬服寫尚義村男婦看雪姐

一段見得還魂是件奇事真鏡花水月之文蘇劉

結姻一段若出俗筆必先提出劉封君作主大家

都以鬼話爲憑豈不笑煞且亦無此印板文字看

他全用蔣公做主絕不說起劉公囑託之語只是

劉電一問蔣公一答岑秀一表俱是輕輕帶過筆  
法高妙食烟火人何處揣摩

卷之三

單九

